

## 故乡的路

□李继峰

一年回不了几趟老家，对老家的变化，总是看不到过程，看到的都是变化后的结果。

县城的变化让我觉得家乡越来越陌生。汶上县城变得也像北京、济南，有了一环、二环，据说已有了三环的规划。在这些道路的两侧，工厂、小区，规划得井井有条，便感叹一张白纸上好作画，哪像济南的开发区等新城道路也是扭七歪八，几千年前井田制的文化遗产都没能得到很好的继承。每次回家，快到东平，我便输入目的地，跟着导航走。因为到了县城，一个个相似的路口，相似的高大建筑，相似的绿树红花，再加上五色斑斓的广告牌，频繁变换的门脸与招牌，一不小心就走错了，走过了。

人生无论漫长与短暂，都有起点与终点，联接两者的，是人们复杂的心路历程。起点对过程的影响，是持久的，甚至是终身的。前些时日，济南家门口的历山路因为翻修太过频繁，引发《齐鲁晚报》等媒体质疑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看到那些生长繁茂的花木被拔掉，人行道依旧崭新的花砖、依然坚硬完好的路沿石被作为垃圾丢弃，惋惜、心痛，甚至引发了作为纪检人的职业疑虑。即便换掉，把这些被替换的建材，送回老家，铺在村里的路上、胡同或院落，该有多好啊。自己对城市拆迁中诸多完好的砖木土石也是这样的心情。我这种农人的情怀估计很多人都有，只是隐而不发而已。记得1993年我家盖新房，四间堂屋封顶，已无多余砖瓦，厨房只好使用拆除老屋留下的多数已残破不堪的旧砖。如今近三十年过去，厨房依然在无人居住的老家院落里完好、坚强而孤独地站立。

乡野小路，是农耕文化的牧歌；柏油马路，是现代文明的进行曲。经济发

展史，其实是路的发展史，路就像社会的血管，越来越粗壮，家乡越来越富裕。如今，回到老家野庄，路两边种满了绿化树木，左邻右舍，房前屋后，窗前墙下，也常见一丛丛青枝绿叶与花朵朵，柿子低垂，红枣掩映，银杏耸立，墙头上爬满了丝瓜豆角。在我心里，这才是农村应有的幸福模样。我们这些第一代城市移民，看着空地，甚至大一点的花盆，就想种一棵丝瓜、茄子或豆角，心中最大的理想就是拥有一个院落，种满各种果树和蔬菜。我们穿着硬邦邦受罪的皮鞋，却怀念布鞋的舒适与温暖。我们怀念乡间的小路，是因为时间过滤掉了所有的不适、不快，留下了种种加工过的美好。我们讨厌堵车，讨厌汽车喇叭的嘈杂，甚至还有刮擦和追尾，却忽略了它给我们提供的便捷与高速。在这种纠结中，我们不断前行。

故乡的路，像风筝的线，像无形的脐带，牵系着身处异乡的游子。自己年近半百，走过很多路，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各式各样的人，感受过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，也曾取得让亲朋好友引以为傲的所谓“成绩”。无论是山野小路还是柏油大道，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求学之路，无论是从教师还是到职员岗位变换，一路走来，越走越远。从凹凸不平的胡同里学会走路的自己，掌握平衡、把握方向、明确目标、谨慎敬业等人生准则已然已内化于心，特别是在待人接物上，自己一直谦恭和善，未语先笑，正因为有过泥泞里的成长，才会对眼前的路途充满感激。自己知道，内心深处，我依然是那个在家乡小路上鞋露趾头，脚底有洞，忘了蒹葭，忘了沙粒，撞开一团团飞虫，撒丫子奔跑，大嗓门呐喊的乡村少年。



## 青岛书店拾零

□董健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青岛的书店也着实繁荣过一番。老台东新华书店在现在的威海路和台东一路交叉口处，我人生中买到的第一本书就是从这家书店买的。1987年，我上初一，在收音机里听到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赵匡胤演义》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，听广播不过瘾，急于想买一本书来看，于是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“长途跋涉”。从位于现在嘉定路站开始，按着电车的路线，沿人民路向前走，手放在裤兜里紧紧攥着两块钱，摸索着找到了书店，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事。

那时的书店格局是书放在书架上一排一排插着，书的外面是长长的玻璃柜台，顾客只能在玻璃柜台外面看书脊，常常得使劲伸着脖子往里探看，仿佛隔着无形的大山。书店的营业员站在柜台里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，顾客小心翼翼让拿本书，他们还极不耐烦。进入21世纪，台东新华书店缩水一半，另一半租给了服装店，到2006年就搬到了台东利群步行街附近，当代商场的东面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最喜欢去的是中山路中段的古籍书店。古籍书店门头不

大，门口挂着一块漂亮的白底黑漆的楷书牌子“青岛古籍书店”。印象中书店里的古籍书有很多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古籍书店的店员换了一茬小年轻，她们的服务态度已经非常好了。我曾在此买过一部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。再后来，古籍书店也不见了，成架的书籍变成了鞋、海产品等。

我记忆中的老书店还有老四方区嘉禾路新华书店，这个书店持续经营到上世纪80年代，后来突然消失了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又出现的时候变成一家特价书店，我在那里买过许多特价书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“思想者书系”14种在这家书店凑了大约10种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的私营书店，较著名的有“汉京书店”“学苑书店”“新知书店”“峰鑫书店”“东兴书店”等等。进入网络时代，京东、当当、亚马逊等电商平台为我提供了更广阔、更廉价、更便捷的购书方式，书店，已经变成了偶尔心血来潮才去一次的地方，但是，青岛的老书店在我的记忆中是抹不去的那一丝温馨。它是人们精神的守望，传承了一个城市的文脉，伴随了几代人走过风风雨雨。

## 叶君健译

# 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 时隔40年再版归来

□孟秀丽

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

[丹麦]安徒生 著；叶君健 译  
译林出版社



近日，译林出版社推出的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新版16册精巧套装，不仅成为家长给孩子

的礼物，也让许多80后妈妈重拾童年的美好。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，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叶君健译介的安徒生童话分别以单行本、精选本乃至系列或套书形式在我国数十家出版社出版。其中最经典的版本当属1978年叶君健修订的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16册本。该套书绿色的封面，古朴雅致，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。

新版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便是参照经典绿皮版分册，以丹麦原版为底本，收录了叶君健全部译文共计166篇（补充收录《穷女人和她的小金丝鸟》《乌克兰纽斯》两篇故事），精巧套装呈现569幅古典插图，精细还原古典木刻插画。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童话故事，经典重现，换上了彩虹装。

安徒生的童话充满着诗意和幻想。鸟兽虫鱼、花草树木，整个大自然乃至家庭中的家具和玩偶等都被赋予了生命，注入了思想感情。大胆的幻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，好奇的求知欲穿透了大自然的秘密，丑小鸭变成了优雅的天鹅，小人鱼为了爱变成了美丽的少女，夜莺奇妙的歌声制伏了死神……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丰富了几代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，并极大影响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。

当然安徒生作品的读者绝不仅限于小朋友，安徒生曾在信中写过这样的话：“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，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。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

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，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，让他们想想。”

这套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的责任编辑彭波由衷地表示：希望通过这次再版经典，让5岁的孩子倾听安徒生；让8~15岁的少年阅读安徒生；让25岁的青年人品味安徒生；让35岁的成年人理解安徒生；让45~99岁的人思索回味安徒生。

叶君健是将《安徒生童话》直接从丹麦文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。叶君健的中文译本推出后，在中国与丹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丹麦专家高度赞赏：“只有中国的（叶君健）译本把他（安徒生）当作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，保持了作者的诗情、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，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。”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叶君健“丹麦国旗勋章”，成为全世界翻译安徒生童话唯一的获此殊荣的翻译家。叶君健也因此被世界译坛誉为“中国的安徒生”。

据了解，译林出版社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16册精巧套装在文本、插图和设计上都下了功夫。为了便于读者随时沉浸在童话世界，图书开本设计参照文库本规格，一手可握，口袋即装。每套图书配备精美函套，保护书籍的同时，便于收纳。这16本安徒生童话采用了彩虹配色书脊，摆放在书架上，犹如一道通往童话世界的“彩虹桥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套全集以叶君健先生生前再三修订的最后一版译稿为底本，完美呈现原作神韵。

【书序】

## 书是生活

□思郁

《我们都是书的囚徒》

思郁 著  
金城出版社



我对书的最早记忆与阅读的愉悦无关。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开始识字后，阅读的欲望乍然膨胀开来，疯狂找寻身边一切关于故事的书籍。

多年后，我读到王小波在《思维的乐趣》中表述的那种下乡时的精神苦闷——“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”——让我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同类：“傍晚时分，你坐在屋檐下，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，心里寂寞而凄凉，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”这种切身的精神痛苦，至今让我惶恐不安。王小波对知识的追求让我们体验到一种纯粹智慧的乐趣，通过王小波，我知道了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罗素，也知道了哲学的智慧。罗素有很多名言警句，但流传和影响最广的应该是《罗素自传》序言中写到的：“支撑我人生前进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渴求、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怜悯。”罗素的名言中有关于阅读的：“一本书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”他提醒我们写作时要遵循某种阅读与写作的伦理，学着对自己的书写负责。

尽管我不停地买书，淘书，书越来越多，但是反而愈发想念年少时读过的那些书。近读诺奖得主帕慕克的妙文《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》，他提到，在处理掉他年少时的一些书时，内心中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，“我并非以这本书本身为耻，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”。也许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口不择言的阅读阶段，一

旦当我们拥有了更加清晰而明了的判断力之后，回首旧事，我们的羞耻感就会油然而生。这也是一种“影响的焦虑”。我们读过某个作家，然后按图索骥，晋升到了更高级的阅读阶段，进入了一个更为澄明的阅读境界，阅读的熏陶让我们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读者。我们所有的欲望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光明正大地伸展和膨胀开来，阅读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贪婪，喜新厌旧是阅读的合法性诉求。

我很喜欢帕慕克的一个说法：我们重新想起读过的某个作家，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世界，而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。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谱系中，博尔赫斯是最重要的一位。读这样作家的文章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有待填充意义的地带，而且它暗示出，一切含有形而上学意图的文学作品都像人生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——这正是博尔赫斯意义上的“无限文学的化身”。我无时无刻不想把阅读作为终生的志业。到现在，我买的书越来越多，买书不是为了阅读，只是为了拥有它们，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，仿佛在混乱的世界中拥有了某种神秘的秩序。

想起《别想摆脱书》中的那句印象很深的话：“我已永无可能在生活里获得平静，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。”这也许就是无法停止阅读的原因：书是生活，书已经是生活，书已经是生活的所有。